



总 顾 问 王天玺
 编委会主任 赵 金
 主 编 杨正权 肖惠华

𐤎 𐤎 𐤎 𐤎 𐤎 𐤎
 彝族文化史纲

The Outline of the Yi Cultural History

杨正权 ◎ 著

中华彝学文库
 当代彝学研究丛书

中华彝学文库·当代彝学研究丛书
 Se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Yi Studies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华彝学文库 · 当代彝学研究丛书

Se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Yi Studies 中华彝学文库 · 当代彝学研究丛书

总顾问 王天玺 编委会主任 赵金 主编 杨正权 肖惠华

𐌵 𐌶 𐌷 𐌸 𐌹 𐌺
彝族文化史纲

The Outline of the Yi Cultural History

杨正权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族文化史纲 / 杨正权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12
(中华彝学文库·当代彝学研究丛书 / 杨正权, 肖惠华主编)

ISBN 978-7-222-14618-1

I. ①彝… II. ①杨… III. ①彝族—民族文化—文化史—中国
IV. ①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2311号

中华彝学文库·当代彝学研究丛书

彝族文化史纲

主 编: 杨正权 肖惠华
作 者: 杨正权
责任编辑: 陈浩东 熊 凌
责任校对: 苏 娅
装帧设计: 杜佳颖
责任印制: 马文杰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3
字数 320千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合骧琳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4618-1
定价 35.00元

“中华彝学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总 顾 问 王天玺（彝族）

顾 问 （按姓氏音序排列）

阿苏大岭（彝族）

何耀华

吉狄马加（彝族）

李国林（彝族）

李 维（彝族）

卢邦正（彝族）

罗凉清（彝族）

彭金辉（彝族）

曲木史哈（彝族）

杨 静（彝族）

尤 中

张作哈（彝族）

巴莫阿依（彝族）

何祖坤（彝族）

拉玛兴高（彝族）

李红民（彝族）

李 勇（彝族）

禄文斌（彝族）

罗正富（彝族）

普绍忠（彝族）

史志义（彝族）

杨 润（彝族）

张怀德（彝族）

赵德光（彝族）

冯元蔚（彝族）

黄家培（彝族）

李桂英（彝族）

李 涛（彝族）

龙志毅（彝族）

禄智明（彝族）

马立三（彝族）

普永生（彝族）

苏嘎尔布（彝族）

夜礼斌（彝族）

张之政（彝族）

祝春秀（彝族）

编委会主任 赵 金（彝族）

常务副主任 杨 斌（彝族）

迟中华（彝族）

副 主 任 （按姓氏音序排列）

安学斌（彝族）

曲木铁西（彝族）

肖惠华（彝族）

徐晓梅

张学立（彝族）

李平凡（彝族）

沙玛拉毅（彝族）

谢宇才（彝族）

杨义杰（彝族）

李玉平（彝族）

师有福（彝族）

徐 东

杨正权（彝族）

委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安学斌（彝族）

陈德金（彝族）

黄宇东（彝族）

李永祥（彝族）

陇贤君（彝族）

马新明（彝族）

曲木铁西（彝族）

万永林（彝族）

谢宇才（彝族）

杨 斌（彝族）

杨义杰（彝族）

天建国（彝族）

张学立（彝族）

郑建奇（彝族）

巴莫曲布嫫（彝族）

迟中华（彝族）

李德胜（彝族）

李玉平（彝族）

鲁文兴（彝族）

普学旺（彝族）

沙玛拉毅（彝族）

王继超（彝族）

徐 东

杨德聪（彝族）

杨正权（彝族）

余炳武（彝族）

赵 金（彝族）

周 琼（彝族）

白兴发（彝族）

黄建明（彝族）

李平凡（彝族）

李白云（彝族）

罗庆春（彝族）

起国庆（彝族）

师有福（彝族）

肖惠华（彝族）

徐晓梅

杨 静（彝族）

杨中华（彝族）

张晓鸣（彝族）

赵晓明（彝族）

字开春（彝族）

“中华彝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赵 金（彝族）

主 编：杨正权（彝族） 肖惠华（彝族）

常务副主编：（排名不分先后）

师有福（彝族） 安学斌（彝族） 杨义杰（彝族）

马新明（彝族） 李平凡（彝族） 李永祥（彝族）

巫 达（彝族） 罗庆春（彝族） 黄建民（彝族）

普学旺（彝族）

副 主 编：（排名不分先后）

万永林（彝族） 王明东（彝族） 王明贵（彝族）

王继超（彝族） 龙 姗（彝族） 白兴发（彝族）

字开春（彝族） 杨凤江（彝族） 杨建林（彝族）

李 杰 李阳喜（彝族） 李 珍（彝族）

何定安（彝族） 张殿洪（彝族） 陈世聪（彝族）

欧 丽（彝族） 罗文高（彝族） 罗明军（彝族）

周 琼（彝族） 钟仕民（彝族） 起国庆（彝族）

黄宇东（彝族） 普澄宇（彝族） 谢宇才（彝族）



总 序

王 宇

古今中外的彝学名著汇集出版，乃彝学研究之盛事，千百年来首次为之，可喜可贺。

彝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精彩篇章，彝学研究的意义大矣哉！是故，寰宇之间，彝研究者甚众，彝研究成果颇丰。

彝学研究，重点之一是要搞清楚十月太阳历，因为它与人类步入文明时代直接相关。

人类步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可以列出多种，诸如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出现，金属工具的应用，等等。但最重要的标志应是天文历法的创制。

只有当人们对天地之间的相对运动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并把天体运动和大地万物的兴衰联系起来，同人们的自身感受和生活作息联系起来，才能创制天文历法。

有了天文历法，人们才会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藏，何时渔猎，何方放牧，何处建城，何日开战，何时祭祀祖先神灵，等等。一句话，只有创



制了天文历法，人才有过文明生活的可能。因此，天文历法的创制，是人类跨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最早的历法是太阳历，彝族先民创制的十月太阳历，是人类创制的最早历法之一。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型青铜器，是迄今发现的十月太阳历最早的实物证据。

这个太阳型器的直径为 85 厘米，中心凸起的半圆球为太阳，向外放射出五道光芒，芒外围以圆形晕圈。这就是一个太阳历盘。

历盘上太阳放出的五道光芒，把大圆划分为等距的五格，代表一年中的五季，每季两个月，共十个月。

虽然巴比伦、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都出现过太阳历，但这些太阳历都在历史上湮灭了，没有留存下来，更没有形成以太阳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只有在世界的东方，汉族先民和彝族先民共同创制的十月太阳历一直留存至今，而且形成了以太阳历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体系。

彝族人民每年都有火把节（星回节）和彝族年盛典，这就是十月太阳历规定的重大年节。

贯穿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天干地支纪年、八卦数字预测，都直接来源于十月太阳历。正是十月太阳历，衍生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系。

彝学研究，重点之二是要全面认识南诏。

首先，南诏是古代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远古以来，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南诏历史中有鲜明的体现。

其次，南诏对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贡献很大。由于南诏的兴起，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有了紧密的联系，中国的西南边疆巩固了，扩大了。由于南诏的兴起，彩云之南结束了部落争战、社会凋敝的状态，进入了经济文化繁荣的强盛时代。

再次，南诏的民族和谐传统对后世有良好影响。

南诏时期，彩云之南的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不论是汉族、彝族



还是其他民族，大家都是平等的，彼此视为兄弟，友好相处。这种民族和谐的传统已成为今天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历史基础。

彝学研究，重点之三是要充分认识彝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做的贡献。

晚清以来，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困境，遭到列强欺凌，各民族爱国者无不奋起抗争，其中就有许多彝族志士。

咸同年间，哀牢山彝族农民起义给清朝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在镇南关、片马等地反击英法侵略军时，彝族军民冲锋在前；革命危急关头，彝族小叶丹部冒险护送红军飞越大渡河；抗日战争时，彝族地区成为支撑抗战的战略大后方和战略大通道，彝族将士血战台儿庄，并出国接受日军投降；解放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彝族革命者，英勇奋战在前线的后方，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彝学研究，既要突出重点，也要顾及全面。彝学是一个大的学科体系，只有在全面性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显现重点之可贵。

在漫长的历史中，彝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结的千秋伟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中有许多神秘玄奥之处，吸引着古今智者的探索目光。特别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著名的民族学家，同时也是彝学研究者，他们创作的大量彝学论著，已成为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

彝文古籍《土鲁宴吉》记载的太阳历也是一年为5季，一季2个月，共10个月。每月36天，剩下5天或6天为过年日，共365天。三星堆太阳历盘与之完全吻合。

三星堆太阳历盘是5000年前的器物，十月太阳历必定远早于5000年。

彝文古籍《裴妥梅妮·苏颇》记述，大毕摩施滴添自带领4位助手，在实测天象的基础上，创立了太阳历。

这位创制太阳历的大毕摩生活在什么时代呢？按其父子连名的谱系，已有248代。如果以30年一代计算，距今约为7500年，可见“万年太阳历”之言并非没有根据。



太阳创造生命，太阳带来光明和温暖，太阳和地球的相对运动决定着人类生存的根本状况。因此，人类祖先莫不以最高的敬畏去仰视太阳，崇敬太阳。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敬畏太阳，但能够依据太阳和地球的相对运动制定太阳历的民族并不多。

目前，杨正权、肖惠华等同志希望我支持“中华彝学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我欣然应承，故作此序，以此向古今中外所有的彝学研究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作者王天玺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原总编辑，中共云南省委原副书记）

2016年3月8日于昆明



序 一

彝族文化永远闪烁着古老文明的生命光辉

吉狄马加

从一只苹果的落地，牛顿为人类打开了一条通往地心的大门。这个故事，或者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即使是以实验和数据为特征的自然科学，也离不开大胆的梦想和动人的细节。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种严肃的史学观、一个严谨的文化学派创立，也可以由美妙的想象力和充满诗意的情感出发。这个证据就是“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因为它源于一个寻找“山野妙龄女郎”的行动。

30多年前，新中国第一位彝族教授、年过花甲的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刘尧汉先生从北京重返故乡，率领他的弟子们踏上了一条寻找“彝族山野妙龄女郎”的道路，在这个“妙龄女郎”的青春、美丽和蓬勃生机中，探寻一个伟大民族的古老历史、古老文明、古老记忆和古老生活。从此，这个神秘的“山野妙龄女郎”以令人心动的姿态，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走上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殿堂。

中华彝族文化学派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呼唤而生。刘尧汉先生的代表作《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和《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奠定了中华彝族



文化学派的基石。在短短的时间内，一支富有个性和才华、富有思想和智慧的彝族文化研究队伍迅速成长，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一批重大科研成果相继问世，让世界看到了中华彝族文化的独特性、丰富性，特别是向世界展示了彝族文化既古老又鲜活的生命力。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和成长，不仅成为彝族文化研究的丰碑，也为中国其他民族文化研究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我这样认为：第一，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肇始，必然源于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就像费孝通先生生前在“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发布会上所肯定并且鼓励的那样：“自己民族的人要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这种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敬仰和热爱，是一种古老的、强大的动力。第二，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必然立足于一种“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如果哥白尼不敢质疑《圣经》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把人类探索的目光引向太空，自然科学尚且需要不断的自我否定，何况社会科学呢？一切真理都是为善于挑战的智者而存在的。第三，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成长，必然得益于一种“横通中外、纵贯古今”的世界性眼光和开放性思维。一种学术的观点或者流派，不是用来自我欣赏的，它要在时代的背景和深邃的历史时空中接受检验和承认。彝族文化研究正是在中外古今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中汲取了健康成长的养育，它已经不只是彝族学者的事业，也成为汉族和其他民族以及国外学者共同关注的国际性学科。第四，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价值，必然与当代世界和当代生活息息相关。彝族文化之所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就在于我们把山野的“鲜果”同书斋里的“干果”融合一体。或者说，让“山野妙龄女郎”与古老的祖先和神灵展开对话，从而获得了某种充满诗意的、鲜活的生命力，它揭示或者解释了当代人类生存发展中的诸多困惑与困境，它给人一种全新的文化支撑。

在彝族先民及其后代生息的群山和土地上，孕育并且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创造并且传承了多彩的文化，蕴含着富足的文化底蕴和精神资源，这是彝族人民奉献给人类文明的璀璨奇葩，是彝族与各民族以及与世界对话的文化根基。因此保护、研究、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就是在



保护彝族走向世界的权利、走向未来的权利。

我深信，我们这个时代的彝族文化研究，必然为这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的发展注入生命的力量，这种文明智慧的光芒不仅照亮彝族的历史，也将照亮彝族的未来；彝族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不仅会成为彝族历史文化的崭新财富，也必将是对人类文明的新贡献。

是为“中华彝学文库”丛书而序，并以此表达对刘尧汉先生的敬意。

（作者吉狄马加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著名诗人）

2016年8月于北京



序 二

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崛起

何耀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在全国率先以单一民族为研究对象，建立彝族文化研究所，提出创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主张。30 多年来，他们向创建学派的深度、广度进军，一批又一批的学者成长起来，一批又一批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研究机构由研究所升格为研究院，创建学派的努力在强势发展中结出硕果。

文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的人类群体中，具有不同的而且是多元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表现，是由不同的生产生活模式所决定的。文化就是由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模式所构成的一个个不同的整体。中华彝族文化学派是怎样界定彝族的生产生活模式，怎样界定彝族文化这个整体的呢？以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为核心的主力军做了许多探索，但尚未在理论上给出定义。我从他们的研究成果、研究特色中，为他们做出了这样的概括：文化是彝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创造，是一切创造行为的产物，是创造组合的总体。因此，我称他们的学派是“文化创造学派”。30 多年以来，他们在发掘研究彝族人民的“文化



创造”中，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果。所长刘尧汉教授以彝族先民在万年以前适应宇宙运行的特点创造出十月太阳历，为彝族文化研究的切入点，1986年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主任卢央教授合作，著成《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一书，使学派建设首先在天文历法的研究上取得突破。历法是一个民族在适应宇宙变化中的创造，它是一个民族创造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我国传统的、广泛使用的历法为阴阳历，平年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全年354天或355天（一年中哪一月大，哪一月小，年年不同）。由于平均每年的天数比太阳年的差11天，所以在19年里设置7个闰月，有闰月的年份全年383天或384天。又根据太阳的位置，把一个太阳年分成24个节气，便于农事。纪年用天干地支搭配，60年周而复始，这种历法创始于公元前22世纪末至公元前21世纪初，所以又称夏历，也叫旧历，通称为阴历，因农民依此进行农事，所以也称为农历。直至今日，我国农村还普遍使用。这种历法反映了华夏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彝族先民创造的十月太阳历将一年分为10个月，每月36天，外加5天过年，全年365天，与现行的公历非常接近，据说这种历法比夏历存在的时间要早五六千年。紫金山天文台原台长张钰哲评论说：“十月太阳历是一种独具特色，简明而又科学的历法，在世界科学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著名史学家杨向奎说：“我们的天文历法在世界古代史上是比较完善而准确的，因而它是近代世界科技史学家重点研究的对象，但仍有许多疑点难以攻破……而以彝族古历（十月历）解释古籍中有关历法方面的疑难问题，往往得到较好的结果。”如果说《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是中国彝族文化学派将文化定义为一切“创造行为的产物”的一项有影响的代表作，那么他们在彝医彝药发掘中，推出的《双柏彝医书》（《齐苏书》），则是继之而取得的另一项文化创造行为的成果。《双柏彝医书》成书于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12年，被视为彝族医药的百科全书。

彝文和彝文典籍是彝族人民创造性行为组合总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彝文典籍约有1万多册，其中数以千册计的流到西方国



家，还有一部分被民间视为“神物”“神器”秘藏。这些“神物”都为手写本，其内容大都与鬼神崇拜的信仰祭祀有关。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它们大都是彝族人民创造性行为产生的精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把抢救、翻译、整理民间秘藏作为创立学派的举措之一，广泛深入乌蒙山、大小凉山、哀牢山的彝村，将 1000 多册收集起来，进行了翻译整理。在 2010 年有 88 部申报进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3 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中展出。

应该指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也把文化看作一切文化特质或文化元素的集合，也对其他文化事项进行研究，如对经济发展、法制、军事、意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演艺、方言、土语、语音、语素、彝文字书写与传承、历史人物等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由杨正权、肖惠华主编的“中华彝学文库”丛书把这些成果汇集出版，让彝族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和研究进一步深化、系统化，使中华彝学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学术价值充分展现出来，并赋予它新时代的特色，其心可佩，其志可嘉，当为其鼓而呼。希望当代彝学研究开拓创新，不断取得新成果，进一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强国做出贡献。

（作者何耀华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

2016 年 12 月于昆明



探秘中华文明源头 传承彝族优秀文化

——“中华彝学文库”编纂构想

杨正权 肖惠华

彝族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彝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彝族人民为世界文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和谐书写过彪炳史册的壮丽篇章。

彝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据彝文典籍记载，彝族始祖希幕遮生活在距今 5000 年前，与华夏文化的三皇五帝时期同时代；生活在距今 3000 年前的彝族人文始祖阿普笃慕，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圣人孔子同时代。从语言上看，彝族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与汉藏语系各民族有同根同源关系，与藏羌彝走廊的各民族和彝语支各民族有近亲血缘关系；从历史传说看，彝族的祖先神话传说与中华民族的先祖三皇五帝多有交集；从文明遗迹看，彝族古代文明与汉藏语系各民族古代文明尤其是华夏部落的



古代文明十分类似；这些都印证了历史上彝族与汉族族源同宗、文化同源的关系。彝族主要生活在祖国的大西南这片热土上，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过无数的古代文明，也建立过若干的古代地方政权。先秦至秦汉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古代蜀国、古代巴国，云贵高原上的古滇国、夜郎国、哀牢国，三国两晋时期的爨氏政权，唐宋时期的南诏国、罗殿国、自杞国等皆为彝族先民建立的政权。元代以后，彝族先民也进入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其他成员一起维护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同时也丰富发展了充满特色、充满活力的彝族文化。

彝族是文化灿烂的民族。彝族是喜马拉雅山文化圈的重要创造者，是藏羌彝文化走廊的重要代表，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创造者。探秘世界文明离不开彝族文化，揭示人类文明离不开彝族文化，研究中华文明离不开彝族文化。彝族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唯一存活并使用至今的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中华大地上出土的以殷墟甲骨文、西安半坡刻划符号等为代表的很多古文字都可以用古彝文来破译。彝族十月太阳历是使用至今的世界最早的历法之一，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玛雅文明中使用的历法及我国夏朝使用的历法《夏小正》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一年10个月、一个月36天、剩余5天为过年日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其计年、计月、计日的精确程度与现行的公历可以媲美；世界计算机二进制的由来、千古之谜《易经八卦》的源头、千古奇书《河图洛书》的谜底都可以从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中找到答案。被称为“天外文明”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文化等与彝族文化有着惊人相似；长沙马王堆遗址中出土的战国时期大量的漆器与当今彝族地区广泛使用的漆器几乎没有分别；世界最早的铜鼓出土于楚雄万家坝，被称为“东南亚艺术神品”的古滇国青铜器文明，被称为“中华书法绝品”的曲靖大爨碑、小爨碑都是彝族先民的神来之笔。被称为“蝌蚪文”或“爨文”的彝族文字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南中地区南中大姓和“夷帅”的通用文字，同时也被作为爨氏政权的